

新县长

航宇
■
著

作家出版社

县委书记 县长 县委书记 县长 县委书记 县长 县委书记 县长
县委书记 县长 县委书记 县长 县委书记 县长 县委书记 县长
书记 县长 县委书记 县长 县委书记 县长 县委书记 县长

目 录

1.....	1
2.....	6
3.....	13
4.....	20
5.....	33
6.....	45
7.....	55
8.....	67
9.....	76
10.....	85
11.....	94
12.....	105
13.....	114
14.....	124
15.....	133
16.....	143
17.....	154
18.....	160
19.....	172
20.....	182
21.....	194
22.....	202
23.....	214
24.....	224
25.....	238
26.....	250
27.....	261
28.....	265

29.....	275
30.....	285
31.....	290
32.....	301

1

清水县委组织部长刘生源说他不想活了，想死。

其实，像刘生源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的。应该说，在清水县能够熬到组织部长这么个职位，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有多少人想笑不想笑都得对他笑，有多少人想巴结不想巴结都得巴结他。而他在清水县正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活得相当滋润的时候，怎么能不想活而想死呢？

然而刘生源就是有这样的想法。

刘生源有了这样的想法是从清水县领导班子的变动开始的……

之前就有消息传出，辽河市政府柳汉年市长的秘书陆平被市委任命为中共清水县委副书记。因为清水县的领导班子有点问题，书记和县长一人占一个山头，一人树一杆旗，谁也把谁揉不进眼里，闹得你死我活，所以清水县的领导班子不调整不行。那么书记和县长到底谁会走呢？

当然谁留谁走，对于清水县的人来说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陆平可能要接替县长的的工作。县委书记张伯年恐怕暂时还走不了，他在书记的位置上还不到两年，因此县长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且据说陆平是正处级秘书，他来接替李志远担任清水县的县长是水到渠成的事。

于是陆平就成了清水县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市委还没有下发正式红头文件，一些热心人已开始钻头觅缝地搜集陆平的有关资料。比如他爱人在市里的哪个部门工作？名字叫什么？长得漂不漂亮？还比如有没有孩子？男孩还是女孩？还比如在市里的哪个小区居住，几单元几楼几号？甚至还打听清楚陆平的老家在什么地方，父母是否健在，农民还是干部等等，有关陆平的这一切，都在清水这些热心人打听的范围。而且有关这些情况，都在陆平来清水之前，人们就已经打听得一清二楚。

陆平根本不知道清水有这么热心关注他的人。

消息在不长时间变成了现实，市委的红头文件很快下发到清水。没几天，陆平便走马上任了。在陆平来清水之前，市长柳汉年曾专门找他的这个秘书谈了一次话，主要内容是要陆平去清水处理好县委书记张伯年和县长李志远之间的关系，不管将来是张伯年走还是李志远走，现在肯定谁也走不了，他不希望也不愿意看到他们之间有不和谐的现象出现，因为清水领导班子还是他建议市委这么配备的。同时，柳汉年还要求陆平在清水多听取群众意见，认真对待清水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不要独断专行，要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更不要陷入清水的派别之中……

柳汉年在陆平临行前的这一番话，使陆平深深感觉到，清水并非清水，而且这潭水一定很深。

应该说，陆平同张伯年和李志远搞好关系不会有什么问题，谁都知道张伯年和李志远都是柳汉年的人，而且他又曾是柳汉年的秘书，当然是柳汉年的人了。

也许柳汉年之所以让他的秘书陆平到清水去任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是他建议张伯年和李志远在清水县搭班子，而这两个人真不给他面子，没过多长时间，就闹得鸡飞狗跳，让他这个市长很难堪。

柳汉年气愤之时，很想扳回一些他的面子。

事实上，县委书记张伯年很不情愿让陆平到清水县来任职，现在他和李志远是这个样子，再来一个陆平，他真不知道他们的关系能够维持多久。

有张伯年这样想法的不仅仅是张伯年一个人，组织部长刘生源也这么想。刘生源从市委任命陆平的红头文件上看到，陆平只列在李志远之后，也就是说陆平是仅次于张伯年和李志远的三把手，很可能要分管组织工作，那就意味着是实打实管他的人。尽管他也是县委常委，可他那官在清水县当得很艰难。

陆平确实确实没想到他来清水，这些人会有这么多的想法。

不管怎么想，陆平担任清水县委副书记已经是铁的事实，谁也更改不了。那么有这样想法的人，同样抱有另一种想法，那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

虽然张伯年不怎么乐意，但在表面上，他对陆平的到来还要表示出一副极大的热情，并且亲自安排让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刘红雄陪着陆平，到县委一些部门走一走。他原来准备由他亲自去陪同，但县里有一个会议的开幕式他得去参加，因此他就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刘红雄，也算是对刘红雄的信任。

早上刚刚上班，刘红雄陪着陆平先来到县委组织部，由于事先没有打招呼，组织部就显得有些慌乱，而且刘生源还不在此。

陆平随便了解了组织部的一些情况，刘生源才汗涔涔地从门外进来，朝陆平堆起一脸的微笑，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来迟了。

陆平说没什么。

刘生源可不这样认为。陆平是分管组织的县委副书记，在清水的人事问题上，他和陆平要始终保持一致；因此刘生源觉得新书记登门拜访，他却还没到单位，会让他在新任领导跟前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陆平要离开组织部时，他还埋怨刘红雄，为啥来时不给他打个电话。

刘红雄说，我不知道陆书记要来组织部。

刘生源不好再说什么。关键是陆平在场，他觉得刘红雄这小子故意叫他难堪。因此陆平离开组织部的时候，他只跟陆平握了握手，对刘红雄却有一种仇恨似的看也不想看一眼。

不知陆平觉察到这些没有，组织部其他人却看得非常清楚，都知道刘生源和刘红雄不是一条线上的人，平时就驴踢狗咬，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在一些场合指桑骂槐，关系紧张。

可是刘生源有些害怕刘红雄，虽然他只是县委办公室的一名副主任，职务没自己的高，可诡计多端，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经常明目张胆地在领导面前说自己的坏话，而且这些话容易让领导记住。刘生源觉得刘红雄这是有意日弄他，眼看快要换届，他已经五十大几的人了，组织上不会让他继续在这个位置上呆下去，能不能

让他在县人大副主任的位置上再呆几年都很难说。可他仍然抱着这样的希望。现在陆平对他来说相当重要，县里别的领导对他还算不错，但也有一些反对他的，清水就是这样子，相互残杀，好多事情不能用正常的推理来演绎，一些小鬼就像小鬼一样在身边绕着，说不准哪天小鬼就要你的命。

唉，想这么多干什么呢？自己给自己寻烦恼。

陆平和刘红雄离开组织部去了县妇联，然后又去了县委宣传部，就快到中午下班的时间了。本来陆平想去公安局，副局长李长胜是他在清水唯一的熟人，也是朋友，但是来不及了，公安局不在县委大院，要去公安局还得坐车，因此他就没去。

陆平走了几个单位正要往他的办公室去，张伯年开完会回来看见了他，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去了。

张伯年的办公室跟陆平的基本一样，靠门前放着一对单人沙发，一张办公桌靠着窗户摆放着，然后就是一对文件柜；文件柜在张伯年的办公室里还起着屏风的作用，里边支一张床，是临时休息用的，一般人不易发现，因为在文件柜之间有块帘子，像幕布一样，随时可以拉开或合上。这样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办公室，恐怕跟清水县的经济状况有关。

陆平看到这一切，内心感到有些震颤。看来那种再穷的县也不会穷领导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穷县领导也穷。

现实往往要比想象残酷一些，陆平再不敢想这些事情了。张伯年把他叫到办公室，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跟他商量，只是想单独跟他交流一下思想。因他刚来清水，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在很多问题上，他俩要一致配合，特别是人事方面不能有太大分歧。眼看到了换届选举阶段，往往在这时候，容易产生矛盾和分歧，更何况张伯年和李志远的关系有些紧张，都有一套自己的人马，相互之间都想控制一下对方，这些事情他早就听说了。他很想从中协调一下他俩之间的关系，但这话现在不能说，他得在适当时候再说。

正因如此，陆平到了张伯年办公室就显得有些惊慌，害怕李志远在县委有耳目，说他和张伯年关系密切，还没展开工作，就跟李志远产生矛盾。

陆平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

可陆平也无法拒绝接触张伯年。

好在张伯年今天把他叫到办公室，并没谈论清水关键性的问题，也没有什么事情非得今天商量，只是一种礼节，考虑到两人相处的日子会很长，说商量事情也是借口，完全是两人之间的私人交谈。

陆平就坦然一些，也不会担心有好事者向李志远打什么小报告，而且他和张伯年交谈时，他明确地跟张伯年讲，他要专门抽时间拜访李志远。

这是应该的。张伯年非常大度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中午饭是陆平和张伯年一块去县委小灶上吃的。张伯年没有回家，只给家里打了电话，说他不回去了，关键是想陪陆平。

陆平的家在辽河，没往清水搬，也没有在县委要房子，住在办公室。他觉得挺好。县里在县政府后院修了政府小院，挺不错的，一共两层，供不是清水籍的县上主要领导居住，现在只住着张伯年和李志远。清水籍的县级领导都在别的地方修了自己的房子，单家独院，大门高墙，远离城市，空气新鲜，挺舒适的。

但陆平将要来清水之前，县里也给他政府在政府小院准备了房子，征求他意见时，他明确表示不要。他没考虑把家搬到清水，一个人不会生火做饭，住在政府小院还有些孤单。县委尊重了他的意见。

陆平很感激张伯年对他的关心，不然他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人地两生，孤独得像没娘的孩子一样，而这种感觉下班以后显得更加强烈。县委大院里空空荡荡，一个人影也没有。关键是他在清水再不认识人，只好吃罢饭，一个人在无语的清水县委大院里漫不经心地走动。

此时，如血的残阳正像一位疲惫的老人，缓缓从他的头顶上划过。清水的风很硬，像刀子一样。

2

清水的夜很长，陆平睡不着，无聊地坐在单人沙发上翻看一本叫《可爱的清水》的小书时，突然听见有人敲门。

他拉开门，看见是刘生源站在门外。

刘生源这么晚找他，是汇报什么工作，还是有别的事情？

其实，刘生源并不是有什么事情非得今晚上要给陆平汇报，关键是他知道陆平是柳汉年的人，把陆平安排在县委副书记的位置，市委是有用意的。早就有风声说县长要走，那么清水县长很可能就是陆平，不然陆平来清水这个穷县干什么？当然刘生源到陆平这里来，并不是要跟陆平探讨这个问题，对他而言，没这个必要。问题是今天陆平到组织部，正好他不在。他估计刘红雄在陆平面前不会说他好话，平时刘红雄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净给他煽阴风点鬼火，并且扬言在换届选举时，想方设法把他从常委的位置上拉下来。刘生源对他那个常委已经看得不是很重要，自己从政快一辈子了，混到县团级待遇，他很知足，只要他能好好从这个位置上平平稳稳地退下来，他再没有过多的奢求。因此他不想在领导中留下不好的印象，便专门来拜访陆平。

陆平很热情地接待了刘生源，并亲自给刘生源沏了一杯茶，放在单人沙发中间的茶几上，他这才坐在刘生源的旁边，看刘生源究竟有什么事要给他讲。

刘生源喝了一口茶，看着陆平说，陆书记，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就吭声。

陆平说，那当然。

刘生源说，我这人没什么优点，思想也有些保守，放不开手脚，赶不上潮流，以后在工作上，还望陆书记多批评指导。

指导谈不上，批评更不敢。陆平喝了一口茶笑着说，论资历和年龄，你是我老兄，我知道你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经验丰富，工作扎实认真，以后少不了要你帮忙。

唉，一般。刘生源长叹了一口气，也不再去看陆平，有种难言之苦般地对陆平说，以前都还这么认为，可是自从担任了组织部长，再没人这样认为了，而且还得罪了好多人。

陆平笑了笑说，搞工作惹人是正常的，特别是搞组织人事工作，不惹人反而显得不正常，只要一切按照组织原则办事，得罪几个人也没什么。

刘生源和陆平正说话间，办公室的门又被敲响了，刘生源忙从沙发边站起来，对陆平说，陆书记，我只是来看看你，我走了。

谢谢你来看我。陆平说着，握了刘生源的手，便把刘生源从门里送出去。

办公室的门跟前站着好几个人，刘生源都认识，人事局长、民政局长、文化局长、统计局长……这些人都是来看新任县委副书记陆平的。刘生源同这几位局长打了招呼就离开了。

局长们走进陆平的办公室，热情倒是热情，但热情得让陆平感到有些害怕，不知这些局长们是真心诚意来看他，还是带有几分起哄的味道，仿佛清水县委副书记不能他一个人当，还要参考他们几个人的意见。

陆平听着这几位局长的高谈阔论，心里就有些不舒服，怎么这些人连起码的规矩都不懂，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应该说他们之间很陌生，而且还差一个级别，怎么跑到他面前，说出一些低级的话。

这些局长当然不是跑到县委看陆平这么简单，而是县人大副主任陈天文的特意安排。陈天文是这些局长们一派中的头，他估计今晚上肯定有人要拜访陆平，因此他要这些局长们看谁去陆平那里了，绝对不是让这些局长们去讨好陆平，但要掌握陆平的脉性，看陆平到底是怎样一种人？能不能让陆平成为他们的一位朋友，准确说，是他们队伍中的一员。

陆平当然不知道清水政界会这么险恶。

而这些局长们喝着陆平沏的茶，抽着陆平递上的烟，安然地在陆平办公室的沙发和椅子上坐着，几乎没有陆平坐的地方，哪像是几个

县里的中层领导干部，简直就像一群地痞流氓。这阵势哪像是来看他，分明有围攻他的架势。

然而陆平不吃这一套，不是因为他曾给柳汉年当过几年秘书，腰杆子硬，他觉得他既然来清水，就要让清水县的人知道，他并不是吃干饭的怕死鬼。

眼看着这几位局长还没有要走的意思，而且也不跟他谈论工作上的事情，光讲清水的一些是是非非，陆平就有些不耐烦了，毫不客气地说，感谢你们来看我，也让我长了不少见识，如果没有别的事，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别麦秆当拐棍拄。

其实，陆平很想骂这伙人一顿，但他还是忍住了。可是这些局长们也不害怕陆平，关键是有陈天文撑腰，因此就想给陆平点颜色看。

这几位局长一走，陆平在办公室里再也坐不住了，很想跟谁打上一架。

于是陆平没有任何考虑地给张伯年家里挂了电话，问张伯年方便不方便。

张伯年说，方便，你来吧。

陆平就按张伯年给他说的路线，低着头从县委走到县政府，心里怪不是滋味。不知道清水县的干部怎会是这样，难道还有没见过面的仇人，为什么要这么对他，难道……

很快，陆平就走到张伯年住的小院，这个小院不算大，底下是一排石头砌成的窑洞，上边是一排平房，四面一人多高的围墙，墙上有玻璃碎片，挺安全的一个地方。

此时，张伯年正坐在底层窑洞里看电视，这个窑洞算是张伯年的会客厅兼书房，不像大城市领导们家的客厅气派，只放几对沙发，很简单。

张伯年看见门外进来的陆平一脸的无奈，不知道陆平是怎么了。

陆平没有马上把他心里不高兴的事告诉给张伯年，他不知道能不能跟张伯年说，没到张伯年家里来时那种想一吐为快的欲望在这时候

不知因为什么突然间荡然无存了，因此他什么也没说地坐在张伯年家客厅的沙发上一个劲地喝茶。

虽然陆平什么话也没说，但张伯年感觉到陆平心里一定有什么事，而且张伯年也不能去问，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更何况陆平现在是县委副书记，基本上跟他一样。

过了一会，陆平把茶杯放在茶几上，看着张伯年说，刚才有几个局的领导到我办公室来了。

他们找你干什么？张伯年问。

陆平说，像来威胁我。

有这样的事？张伯年问陆平，是些什么人？

这些人我不认得，但他们自报了家门，什么计委主任、人事局长、文化局长……这些人很有来头，说话盛气凌人，好像让我怕他们，听从他们的摆布……

张伯年听陆平这么一说，很快想到这些人的幕后指使者一定是陈天文，这人简直就是个无赖，谁头上他都想动一动，张伯年真想现在召集常委们开会，狠狠刹一刹清水这股歪风。然而，张伯年气愤有些气愤，还是用另外一种口气对陆平说，清水就是这样子，你别把这事放在心上，权且当做是几声狗叫，要知道我调到清水所经历到的比你的还要严重。

是不是？陆平惊讶地问张伯年。

就是。张伯年说，我来清水的那晚上，也像你一样，住在县委办公室，来找我茬的不是一些部门的领导，而是街上的一些流氓，他们咋咋呼呼地站在县委的院子里，喊叫着要跟我对话。对什么呢？我觉得我刚来清水，这是他们想撵我走。行嘛，哪里不是鸡叫狗咬。我也豁出去了，就从办公室走出来，对那些人说，有种的来吧，如果想打架，咱们下河湾。张伯年说，也许是我的这些话把这些人给唬住了，谁也不再吭声，几分钟过后，这些人偷偷地从县委溜出去跑了。后来我听人给我讲这些人说清水来了这么个县委书记，是个灰汉，死也不怕……说完，张伯年哈哈大笑。

陆平没有笑，心里感到有些沉重。

张伯年说，其实没什么，清水就是有爱跟人争斗的毛病，不光是外地来清水工作的人招架不住，就是清水本地人，整天也是驴踢狗咬。

如果不是听张伯年这么说，恐怕陆平会产生离开清水的念头。现在他明白了，清水这些人的举动，也就是小儿科，没必要为此烦恼，更没必要因此而离开，否则就别想在官场上吃这碗饭。

陆平这样自我安慰了一番，气也就消得差不多了，因此他便从张伯年的客厅里站起来，要回县委去。

张伯年握着陆平的手说，当领导不同当秘书，清水也不同别的县，你要有耐心。

陆平对张伯年点了点头。

离开张伯年家，陆平站在县政府院子里仰头看天，清水的天相当地蓝，就像刚用水洗过一样，星星就像蓝布上的花朵，鲜艳而明亮。有这样美好如画的天空，陆平权且把那几位局长的行为看做是一场玩笑。

就在这个时候，李志远对陆平产生了一些看法。当然这件事陆平有责任，他去张伯年家，隔壁就住着李志远，他怎就不能到李志远家走走？陆平什么时候去张伯年家什么时候离开，李志远看得清清楚楚。他想陆平同张伯年说完话，一定会来他家看他。

可是李志远想错了，他感觉到陆平已经毫不保留地站在了张伯年一边，甚至要跟他唱对台戏。

应该说他们之间都不能有什么看法，在外界人的眼里，他们都是靠柳汉年爬到现在这个位置。可张伯年和李志远不给柳汉年面子，以至在一些会议上，两个人不分场合就吵开了，甚至吵得连会都开不下去。

明白人都知道，那就是一个权力分配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张伯年和李志远谁也不让步，都在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在他俩闹得鱼死网破的时候，陆平才来到清水担任县委副书记。

陆平到清水也不是市委单纯地为了安排陆平，而是柳汉年想让陆平到清水起个调和作用，以挽回他那张老面子，不然人们在骂张伯年和李志远的同时，柳汉年也不例外地被拉扯进去。而且人们在背地里说柳汉年在用人上的极端错误，清水之所以闹到现在这种程度，柳汉年有很大的责任。

柳汉年也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他也曾默默地审视过自己，觉得自己并没有错，张伯年和李志远的工作能力在全市所有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中，也是首屈一指。往往智商高的人容易犯原则上的错误。为此柳汉年曾单独找张伯年和李志远谈过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俩的所作所为。但是问题从根本上得不到解决，张伯年和李志远的分歧越来越大。

柳汉年看到张伯年和李志远根本配合不到一块，便建议市委把张伯年和李志远从清水调开。

柳汉年考虑让李志远走。

那么，谁去接任清水县的县长呢？柳汉年在这个问题上很费了一番脑子。其实他不应该去操这份心的，也不是他考虑的范围，他把全市的经济工作搞好就行了，让市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去操这份心。但是不行，清水的班子是他建议这么配备的，现在有了问题，他有责任去解决。

别的人去清水，柳汉年还有些不放心，他不希望再有类似的事情在清水发生。因此柳汉年考虑再三，觉得让陆平去清水比较合适，虽然陆平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但他不会跟张伯年闹矛盾。

柳汉年这么想，并没有给陆平明确讲，只给他讲让他去清水担任县委副书记。可是陆平不能不想，要不然他怎会去清水呢。

然而事情往往就在关键上出问题。清水的干部早就对市委的人事安排有看法，本地人一个也提拔不起来，光从外边派，凡是任命到清水来的领导，清水这些中层干部有一种逆反心理。陆平当然毫不例外地成了对立的一面，如果不是这些局长们受人指使地去给陆平示威，

陆平也不会去找张伯年。而找了张伯年以后，陆平如果顺便去看一看李志远，也不至于让李志远对他产生看法。

李志远觉得陆平这小子目中无人，敢这么藐视他，他就要给陆平点颜色看。

陆平不知道李志远对他有这样的看法，但他感觉到李志远对他的冷淡。那是县政府召开一个电话会议，会场在政府电视电话会议室，县委让他去参加，李志远是这个电话会的主角，主持人是常务副县长谢天明，陆平不怎么熟悉。会议内容是安全生产，李志远在会上要动员讲话。会议还没开始的时候，陆平从门外进去，跟李志远和谢天明握手时，显然他感觉到李志远对他爱答不理的样子，不像谢天明，有说有笑的还跟他开几句玩笑。

陆平找不到李志远对他冷淡的原因，他觉得谢天明这样对他，他还可以理解，可李志远不能这样。不说别的，只从柳汉年这一层关系来讲，李志远也不能有这样的态度。

陆平便坐在会议室的一个角上苦思冥想。

会开得很短，李志远讲完就完了，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无非是一些官话和套话，但口气还是挺强硬。这些话都是吓唬老百姓用的，乡镇上这些领导干部，早就听得不耐烦了，觉得这些大话套话官话一级一级天天在讲，可事故照发生不误，关键是要抓落实，再别光咋呼。

这些牢骚话并不是有人在领导面前说的，但领导们都知道这样的会议都是形式，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开了也就开了，反正都是工作。

然而让陆平难受的并不是这样的会议形式不形式，而是李志远对他的瞧不起。整个电话会议从开始到结束，都是李志远和谢天明在演双簧，跟他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好像他就不该来参加这个会议，来这个会场也是多余的。因此陆平感到有一种危机正慢慢向他的身边靠拢，让他躲也躲不开，甚至种种迹象表明，他就不该来清水担任这个县委副书记。

怀着复杂的心情，陆平回到县委，想再去找张伯年。但他走到张伯年办公室门口又停住了。当然不是因张伯年办公室里有人不方便，

而是他突然觉得他再不能去找张伯年了，觉得是不是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陆平默默地在自己身上查找原因。

那天中午，陆平没有去吃午饭，一个人呆在办公室，谁也不知道陆平心里在想什么。

3

清水县正在县委会议室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安排部署乡镇换届工作。换届前，县委准备对部分乡镇上的一些领导班子进行适当调整。会议决定调整乡镇领导班子的方案由县委组织部提出初步意见，再上书记办公会议讨论，然后提交常委会议研究决定。

事实上，调整乡镇领导班子的方案，张伯年心里早就有数了，让刘生源按照他的意图，对拟调整的乡镇领导干部进行考查，并整理出书面材料，提交书记办公会议讨论。

在这个常委扩大会议上，尽管是张伯年在唱独角戏，但分歧不大，关键是没有涉及到实质性问题；而且换届工作又是法律赋予的一项神圣使命，不换届是不可能的。至于对乡镇一些领导班子的调整，只是在会上说了说，让组织部拿方案，也符合组织程序，因此也没什么争议，会议也就召开得比较平稳。

然而会议一结束，张伯年就找到陆平，让陆平和刘生源带着组织部的人到乡镇上走一走，看看乡镇换届选举工作筹备进展的情况，顺便考查一下乡镇上的领导班子，因为陆平是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副书记。

陆平来到清水，还是头一回下乡，感觉很新鲜，更何况接二连三地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在清水县委确实不想多呆，说不定他一下乡，会少许多的是非。因此陆平听张伯年给他这么一交代，立马找到刘生源，问刘生源什么时候动身。

刘生源看着陆平，笑着说，你是领导你决定。

我和你一样，什么领导不领导，你看明天怎样？陆平征求刘生源的意见。